

与泥土相亲相爱

张国梁

我对泥土有天然的亲切感，那种感情大概跟鱼对水的感情差不多。如今我住在城里的20楼，有时会有飘着的感觉。我会经常去郊外走一走，与脚下的泥土亲密接触，觉得这样才是接了地气，连呼吸都会顺畅许多。

我是从乡村走出来的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常常在田野里奔跑。广袤无边的田野上，我追着同伴跑，也追风、追云、追鸟、追蝶。那种撒开腿自由自在奔跑的记忆，就像一幅浪漫的巨型画，在我的生命里绵延着。尤其是春天，脚下的土地如同长睡后醒来的巨兽，慵懒中发出温暖的信号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，总让人忍不住使劲呼吸。那种气息仿佛有过滤功能，抵达肺腑之后感觉特别舒适。“泥土的气息”这个词被人们说得有点泛滥，说实话，能够真正嗅到泥土气息的人并不多。如果你嗅到了来自土地深处的温润而清芬的气息，真的算是有福气的人了。

我在田野里跑累的时候，会像小羊羔一样，卧倒在土地上，有时干脆躺在土地上。以天为盖，以地为席，清风为伴，流云为友。土地滋养庄稼，也滋养人，农村孩子血液里面的自由奔放、淳朴本真的气质，就是土地滋养出来的。我小时候，从未觉得衣服上沾了泥土就是弄脏了，反而觉得有泥土在身特别自在。孩子们都是如此，即使弄成“泥猴儿”也觉得有趣。“泥猴儿”这个词自带亲切和喜感，大人们见孩子沾了满身尘土回来，会嗔道：“瞧，成泥猴儿了！”他们的语气很有意思，假怒中带着喜悦。在人们的潜意识中，认为孩子就应该与泥土相亲相爱。孩子就像花草和庄稼一样，离不开泥土。

我躺在土地上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像花草和庄稼一样自在。阳光温温软软地照着，土地上的小虫子来跟我友好地握手，旁边野草的藤蔓

也来挠我的痒痒，小花也来亲吻我的脸颊……我成了土地最幸福的一员，享受着天然的快乐，享受着纯粹的美好。人生在世的快乐和美好有很多种，可没有哪种快乐和美好能够如此亲切和自然，如此质朴和持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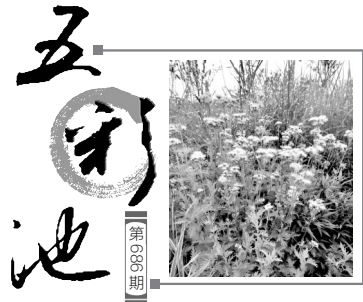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着干农活。我开始用农具与泥土交流。我手中的锄头、镐头、镰刀、耙子，用一种只有泥土才懂得的语言，叩问大地的密语，探寻自然的规律。我跟泥土交流麦子一生的过程，交流玉米的喜悦哀乐，交流高粱为何喜欢高高地举起火把，交流棉田里隐藏着的那些温暖的希望……我很纳闷，为何我和泥土的沟通如此默契，我懂得它传递的秘密，它懂得我使用的劳动语言。我们的交流，简直是诗意和浪漫的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我也曾感受过在土地上劳

作的累和苦。烈日当头，挥汗如雨，怎能不苦呢？可是，泥土好像有治愈功能，它以最快的速度治愈了我的辛劳和疲惫，从未让我感受过苦涩的滋味。所以说，我与土地的交流真的是带着诗意和浪漫色彩的。

再后来，我离开了土地，奔向了没有泥土滋养的城市。每当我感到生活虚无枯燥的时候，我便走向土地。脚下的泥土，一如既往的亲切和温暖。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，瞬间一扫而光，曾经的自由奔放和淳朴本真重新回来了，我又成了一株自由的植物。我张开双臂，与大地相拥，与泥土相拥。

与泥土相亲相爱，将是我此生的情感归宿。有一次，一位刚认识的朋友说：“你是从农村出来的吧？”我听了特别开心，内心还有种甜蜜的感觉，仿佛被人点破了一份隐藏于心的爱恋。



第三〇期

人间烟火最浓处

谭利梅

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一座小城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，莫过于菜市场。

每到周末，我最喜欢去逛菜市场。菜市场靠近龙溪河，晨光熹微中，龙溪河静谥无言，但是河畔的市场就像一潭活水，人就像一尾尾鱼，在里面游动穿梭。

市场里面是固定的摊贩，外面大多是摆地摊的，以乡间老人居多。天刚蒙蒙亮，他们就早早地赶来，选择最佳的位置，精心摆好自家的“珍宝”。紫色的茄子、金黄的枇杷、红色的西红柿、圆形的西瓜、长长的丝瓜、呆呆的土豆……纷然杂陈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、畜禽的叫唤声……各种声音交织，如潮水一般涌动。

在菜市场，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。碧绿的黄瓜还挂着清晨的露珠，鲜嫩的葱蒜还带着泥土的芳香，鸡蛋尚有母鸡的温度，嘎嘎叫的鸭子似乎在抗议，活蹦乱跳的鱼虾在水中扑腾……这些亲切的事物，仿佛是旧友，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，让我不由得回想起遥远的故乡和童年。尽管附近有几家大超市，但里面琳琅满目的时令菜，大多没有菜市场的新鲜。接连下了几场雨后，就有老人捡了雷公菌来卖；新出的春笋绿莹莹的，有着春天的气息。蕨呀、水牛花呀、香椿呀，纷纷亮相过后，本地的桃子、杨梅、黄瓜又轮番上场。在超市，是很难买到这些的。

在菜市场，不仅能让人感受到热气腾腾的生活之美，还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主妇们早就想好要买什么菜，她们提着袋子，直奔小摊前，一边挑拣，一边交流做菜心得。有人说，“大肠下锅前，要先焯水。我闺女最爱我做的酸辣大肠，百吃不厌。”有人说，“我家都爱吃凉拌藕尖，脆爽可口。”万户千家，味道迥异，但幸福的滋味，却何其相同，全在这普通的一日三餐间。

日复一日地逛菜市场，在一个摊贩那里买过几回菜，就算熟人了，他会搭送一点葱，或少收一点零头，这让市场里的气氛更加和谐。有一次，我买苹果，那个小贩一听我的口音，便知我们老家同在一个镇，一问，还真是，一声“老乡”顿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她还特意多送了我一个苹果。有时候，一些顾客没带零钱，卖菜的老人又没有二维码，身边的固定摊贩便会好心地借用二维码，再拿出相应的零钱给老人。来来回回间，人情味就浓了。

汪曾祺先生曾这样写道：“有人爱逛百货公司，有人爱逛书店，我宁可去逛逛菜市。看着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、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”还真是这样，在人潮涌动的菜市场里，在烟火气的日常中，体会挑选食材和做美食的乐趣，懂得生活平淡中蕴藏的美好，于我，便是人生赏心乐事。

逛菜市场，才知道生活原来是如此踏实，它让我懂得，我们苦苦追寻的幸福，其实并非在远处，而是就藏在这些蔬菜里，藏在一粥一饭里，藏在活色生香的菜市场里。

大地指纹 张成林 摄

彩虹

韦凤美

一个周日的上午，天蓝蓝，云白白，风柔柔，十分适合出游。

碰巧，从乡下要回城的表姐问我是否一起外出逛街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

因有重要物品需托运回去给父母，而我所在的小城到父母所在的城市班车车次较少，一天只有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的两趟车。

我在下午两点钟就到车站。等到办完手续，我看着时间尚早，就进入候车室等表姐。

百无聊赖的我拿着手机浏览起了网页，时间在跳跃的文字中一点一滴流逝。

砰的一声，一个小编织袋落在了我的脚边，一把黑色的雨伞也倒在了我的脚上，尖尖上的雨水顺势流进了我的运动鞋里。

“哎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啊！”，我叫了一声，懊恼地抬起头，生气地望向伞的主人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”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蹲下身子，手忙脚乱地用手擦我白色的运动鞋，不停地道歉。

“算了，算了”，我赶紧缩脚，但新买的运动鞋还是被弄脏了。

原本已被突如其来的雨扰乱心情的我看到这情形，心里更加不舒服了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讨厌死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擦擦。”老妇人一脸歉意地蹲了下去，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就要继续往我鞋子上擦。

她战战兢兢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，一个即将满六十岁且一辈子不敢独自出远门的妇女。我的眼里突然湿润了，心想，倘若有一天，我的母亲也这样不小心刮碰到别人，是否会遭遇到此番情形，是否会像眼前的妇人一样小心翼翼乞求别人的原谅。

“阿姨，您不用擦了，脏了就脏了。刚才我只是抱怨这场雨下得太突然了，破坏了我要去逛街的好心情。”我从她手上接过那张洁白的纸，安慰她说。

许是不好意思，老妇人找话跟我搭讪：“姑娘，你是在接人还是准备去哪里？”

为了消除她的歉疚，我回答道：“等人，您呢？您这是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城里来看病。”老妇人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
“您怎么了？”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，这是一个很隐私的问题，弄不好就是在人家伤口上撒盐。

“一点小毛病，只是胃痛，医生开给了止痛药。”老妇人乐呵呵地说。

在一问一答中，我得知老妇人是退休的乡村小学教师，生育了两个儿子。不幸的是，她中年丧夫，两个儿子也于前几年都先她而去，两个儿媳均已带着孙子孙女改嫁，如今家里只剩她一个老人。

我的心情突然很沉重，但我在老妇人脸上丝毫看不到一丝伤感，仿佛讲述的是与自己无关的事一样。

“姑娘，逛街没伞可不行哦。拿着。”老妇人将手中的伞递给我，微笑着说。

“那您呢？”我拒绝了，将雨伞推了回去。

老妇人指了指候车室外的班车说：“我准备上车了，家就在路边，下车就能进家，不碍事的。”

“你看，这是太阳雨，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说不定，等会儿雨停的时候，我们都能看到漂亮的彩虹呢。”老妇人接着说。

我想把老妇人送上车，但被检票员拦了下来。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老妇人步履蹒跚地在雨中慢慢挪动。几步路的距离，老妇人硬是走了整整一分钟。

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我拿起那把黑雨伞。突然，一张化验单掉了下来，“胃癌晚期。”化验单上四个大字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
我呆呆地望着载着老妇人的车子驶出车站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“快看，山顶那里出现了一道彩虹，好漂亮哦。”突然，有人喊了起来。

我跑出了车站，看到一道彩虹在向们招手。

我特别喜欢逛书店。每到一城市旅行，我都要去当地最有特色的书店看看。南京的先锋书店，上海的钟书阁，成都的方所，都被我放在旅行时抵达目的地的第一站。

不同城市的书店，给人不同的感觉，可謂是当地的文化名片。有的书店是著名的设计师设计，建筑与内陈本身就是一种美。有的书店虽是很小的私人书店，却彰显着店主的品位与喜好，会更富有当地日常生活所浸染的文化气息。大多书店会把书按种类摆放，但我曾见过一家小书店，有一面书架是把封面颜色相似的放在一起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段巨大的彩虹。在一排排书架中找自己喜欢的书，就像在迷宫里寻宝般有趣。

书店那股熟悉的油墨气息，让我周身烫帖，满架的图书似无数亲切的朋友。那些认真读过的书，即使重新出版也是熟悉无比，就像老朋友换了新衣，内里仍然是那个吸引我的灵魂。在听书软件上听过梗概的书，如同交流已久的网友，虽是初见，也无陌生感，遇到喜欢却没听过的细节，就像发现网友与自己新的契合点，感情随之增进。从来没听

逛书店的快乐

屈梦媛

过也没看过的书，如同偶遇的陌生人，翻开几页，如果恰好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，便像是结交了新的朋友般喜悦。与这些无声的朋友们进行灵魂的交谈，实在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。

家附近新开了一座大型商场，内有一家书店。周末几个好友相约去逛逛，我对那家书店早已心向往之，便欣然应约。陪好友逛了几家服装店之后，我借口走累了，就跑去书店里等她们。一进书店，我就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满架图书，将喧嚣隔绝，柔和的灯光与淡淡的书香，让人一下子静下心来。

走到书店的畅销书专柜，有史铁生、汪曾祺等作家的名篇合集《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》，翻开一看，都是“老朋友”。汪曾祺笔下的美食引人垂涎，史铁生的思念让人唏嘘，老舍的京味儿语言读起来爽利无比。有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恰好最近在软件上听过，算是“网友”，以对话形式深入浅出地表述了作者的哲学思想，让我对人性的理解有了新的思路与视角。还有马伯庸的《长安的荔枝》，恰好是我近期想看的书，便情不自禁翻阅起来。

风车和水车

陶诗秀

在一个油画般优美的乡村，一亩生机盎然的小麦田中，有一座白墙红瓦的磨坊，住着一位慈蔼的老面包师傅。

磨坊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，昼夜不停地潺潺，河边装置着一座大型精致的木制水车，随着流水夜以继日地转动，将河水带人肥沃的田亩，将青青麦苗灌溉孕育为饱满金黄的麦穗。

磨坊旁紧连着一座雄伟漂亮的风车，红砖砌的风车塔上，拴着三片雪白的扇叶。当大风呼呼地吹过，风车便快速强劲地运转，转动磨坊中的石磨，把小麦磨成了面粉，老师傅便用这些面粉，做出许多香喷喷的面包。当微风轻轻地吹，风车就慢慢地转，老师傅做的面包就少些。如果当天无风，风车不转动，老师傅就不做面包，他在田间溪边散步，欣赏旭日下水车缭绕金色小河的呢喃，夕阳下风车辉映彩霞旖旎的变幻，夜空中繁星宁静又华丽的神秘。

一个恬谧的夏日午后，风车在艳阳下非常淡定，只偶尔晃动一下，像沉思中偶尔颌首的智者。而水车在淙淙溪流中，仍然勤奋不懈地工作着。老师傅坐在溪边大石上持着钓竿，一边钓鱼，一边闭目养神，忽听得水车哗啦啦地絮话：

“风车啊！你为何偷懒？孔子说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’，《周易》中说：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’，我们应珍惜光阴，焚膏继晷，夙夜匪懈，怎能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呢？”

风车悠悠地回答：“水车啊！你为何不休息一下呢？适度休息更能提高效率，过度劳累反而容易坏事，你这样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，我真担心你有一天会撑不住啊！”

水车精神抖擞地说：“我身体强健得很，《吕氏春秋》中说：‘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’，我是越动越健康，你三天两头地休息，我才担心你要生锈了呢！”

